

再現

文學垂天大羽翼

聯合報文學獎二〇〇〇卷



陳義芝 ● 編

聯經

聯副文叢
46

再現文學垂天大翼

——聯合報文學獎二〇〇〇卷

陳義芝 主編

聯副文叢46

再現文學垂天大翼：聯合報文學獎二〇〇〇卷

2000年12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2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主 編 陳 義 芝
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
電 話：23620308・27627429
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發行電話：2 6 4 1 8 6 6 1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 6 4 1 8 6 6 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顏 艾 琳

陳 維 信

封面設計 陳 泰 裕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159-0 (平裝)

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壯大文學消費社會

陳義芝

——序《再現文學垂天大翼——聯合報文學獎二〇〇〇卷》

本年度聯合報文學獎增設「大眾小說獎」，這在所有含括小說、新詩、散文三類，或加上報導文學而為四類的嚴肅文學獎中，前所未見。是什麼因素讓我們敢於做出這一重大嘗試（變革），而不怕被扣「世俗化情趣」、「輕閱讀導向」的帽子？其中有無消費市場的前提考慮？

如果只說：我們體認到唯有擴大讀者階層、厚植讀者圈的基座，文學才能發展，顯然還有得爭辯。到底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者的互動關係為何，文學傳播者的職能角色又當如何？在此應加以辨明。

如果我們同意「沒有文學消費，一切文學生產都無意義」，一定會同意：文學作品的價值由作者和讀者共同建構而成。倘若漠視「讀者意識」，一味地認為看不懂是因為讀者沒有

層次沒有品味，甚至高姿態地表示看不懂拉倒、那不關作家的事，則文學信息無法傳播，文學價值無法共享，文學的意義自不可能建立。本世紀初，梁啟超創辦每月一回的文學報《新小說》於橫濱，主張「欲新一國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」；梁氏心有所屬的小說是具備熏（熏染）、浸（浸淫）、刺（刺激）、提（移情作用）魅力者，使讀者融入，情與之俱化。百年前他強調的，小說須有不可思議的「支配人道」的力量，我們今日不必放棄。特別是中文新文學創作園地向以大眾傳媒報紙副刊為主，自二〇年代中國大陸到二〇〇〇年台灣，情勢未變。報紙講究傳播目的、效果，期盼媒介內容廣泛深入尋常百姓家中；文學副刊促進多層次多樣化的生產結構，以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消費需求，溝通、調節生產與消費兩造之間的互動關係，責無旁貸。

多少年來，文學社群中人大都重視文學作品是「誰↓說了什麼」，而輕忽「對誰↓透過什麼管道↓產生什麼效果」。一九九五年聯副乃率先提倡「全民寫作」，亟望縮短讀者與作者的距離，現在文學獎項中增設「大眾小說獎」，進一步試探生產與消費協同的文化心態，追求更有效的文學傳播。

也許有人將以通俗相責難，認為「倏忽之間得到的滿足」不足以言人生感悟，殊不知「倏忽之間的滿足」與「活躍的思想」在創作是可以兼顧、在閱讀是可以兼得的。德國文學社會學家迪特里希·哈特分析讀者的閱讀興趣，或為逃避現實，或為消遣，或為信息、美學

與知識，因不同的興趣可劃分不同的讀者類型，但事實上，各類型之間皆有相關性與變動性，並非一成不變，換言之，因為消遣目的，也可能順帶培養出美學感受、觀念凝塑、知識探求的能力。如果創作者先就設下路障，斷絕了廣大中產階級的閱讀興味，那麼文學生產的意義必定大打折扣。

聯合報「大眾小說獎」的目的是要讓閱讀成爲享受，在「死忠」的讀者群外開發新的讀者群，讓資訊「零件化」的商業時代日形萎縮的文學情境重新被喚取。大眾文學寫作不必強調全新的創造力，借用不俗的情節模式以表現新的美感意識，更能使文學與大眾脈息相應和。我們相信，不只是酒才令人陶醉，果汁能獲得更多人的欣賞，但需是純汁，攪了水又添加香料的就未必。

在類型上，除了亙古長青的愛情小說外，使大眾「欲避不得避，欲屏不得屏，而日日相與呼吸之、餐嚼之」的武俠小說、推理小說、歷史小說，也是值得大家懷抱「讀者意識」去經營的。我們期待小說作者創造出新世紀大眾文學的格調與魅力。

目次

1 ● 序：壯大文學消費社會／陳義芝

1 ● 第二十二屆聯合報文學獎暨吳魯芹散文獎得獎名錄

短篇小說獎

5 ● 〈決審紀要〉跨越地域性，瞄準時代感／王立記錄

15 ● 大獎／山癩／黎紫書

〈得獎感言〉像個母親似的

41 ● 評審獎／在路上／何致和

〈得獎感言〉堅持不讓夢想墜落

散文獎

- 61 ● 〈決審紀要〉品嘗一桌人性盛宴／秦玫記錄
- 73 ● 大獎／料理一桌家常／高翊峰
〈得獎感言〉端上玉琢大桌
- 87 ● 評審獎／圓山思索／楊慎綸
〈得獎感言〉思索起大龍峒

新詩獎

- 97 ● 〈決審紀要〉悲天憫人的詩意情懷／陳維信記錄
- 109 ● 大獎／致一位南比克瓦拉族印第安少女／廖偉棠
〈得獎感言〉在世紀末的一點希望
- 115 ● 評審獎／在母語時代／馮傑
〈得獎感言〉紅瓦與藍磚

大眾小說獎

- 123 ● 〈決審紀要〉浪漫的想像空間／魏可風記錄
- 133 ● 評審獎／螺旋／陳宛瑜
- 〈得獎感言〉編織感動的故事
- 185 ● 評審獎／她寂寞／郭燕萍
- 〈得獎感言〉寫出我的〈燕子〉

附錄：吳魯芹散文獎

- 223 ● 〈海岸浮現〉等散文集六種／王浩威（存目）
- 〈得獎感言〉尋找新的可能
- 225 ● 生命底層的探索——推薦王浩威的散文／黃碧端

第二十二屆聯合報文學獎暨吳魯芹散文獎得獎名錄

〈短篇小說獎〉

大獎／黎紫書〈山瘟〉，獎金二十萬元

評審獎／何致和〈在路上〉，獎金十五萬元

〈散文獎〉

大獎／高翊峰〈料理一桌家常〉，獎金十二萬元

評審獎／楊慎絢〈圓山思索〉，獎金十萬元

〈新詩獎〉

大獎／廖偉棠〈致一位南比克瓦拉族印第安少女〉，獎金十萬元

評審獎／馮傑〈在母語時代〉，獎金八萬元

〈大眾小說獎〉（二人並列）

評審獎／陳宛瑜〈螺旋〉，獎金二十萬元

評審獎／郭燕萍〈她寂寞〉，獎金二十萬元

〈吳魯芹散文獎〉

得主／王浩威〈海岸浮現〉等散文集六種，獎金五萬元

短篇小說獎

〈決審紀要〉

跨越地域性，瞄準時代感

記錄／王立

時間：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三十分

地點：聯副會議室

決審委員：李永平、李黎、尉天驄、陳芳明、鄭清文（按姓氏筆畫序）

創作技巧向來替文學理論領航開路，由寫實跨進魔幻寫實，女性主義、後現代與後殖民，意識形態開疆拓土的更迭，小說創作者無疑扮演箭頭前鋒的指標角色。文學獎提供的競技舞台，打亮最醒目的聚光燈，讓老將新手技巧格局上的創作實驗一較高下，用閱讀社群熱切的掌聲，迎接小說家屬於我們時代的演出。

強烈颱風碧利斯差點打亂短篇小說決審會議的日程，小說家李黎、評論家陳芳明都遠道自美回台，李黎班機飛過半個地球，當天上午才落地「滑壘成功」。西南氣流帶來的午後大雨中，「最後的紳士」鄭清文、尉天驄都一本老派規矩，早早到場落坐氣定神閒寒暄家常；

從西門町出發的小說家李永平一出現就抱歉，他可沒遲到，只是重感冒怕連累一屋子人。

副刊組主任陳義芝感謝決審委員費神評審的辛勞，也提到委員們喜事連連：李黎夏天出版兩本新書《尋找紅氣球》、《玫瑰蕾的名字》廣獲好評；明年將自政大中文系榮退的尉天驄刻正重拾文筆，積極開展寫作第二春；鄭清文《三腳馬》英譯本贏得國際大獎的光環仍熠熠生輝；陳芳明《台灣文學史》巨著持續推進，他回返首善之區政大中文系任教，更有助於資料的挖掘搜羅；小說家李永平被挖角到花蓮東華大學創作研究所，與文壇新銳分享浸淫創作的心得。

陳義芝緊接說明為求突出得獎人表現，今年短篇小說獎項由過去一二三名改為「大獎」及「評審獎」兩項，獎金則提高為二十萬元及十五萬元。為避免遺珠之憾，評審可推薦優秀作品於聯副發表。今年參賽作品有一六三件，剔除資格不符兩件，由小說家蔡秀女、袁哲生、駱以軍、蘇偉貞、宇文正、吳婉茹分三組交叉初複審，精選出十一篇作品進入決審。

在其他四位決審委員鼓掌通過下，鄭清文出任會議主席，他笑稱是「民主暴力」。寫小說奉含蓄節制為主桌，推動會議進行，鄭清文也不拖泥帶水，馬上切入第一次投票，每人圈選三篇，縮小討論範圍以便取得交集。

第一次投票

假日（平、黎）

騙子（黎、鄭）

女聲四重唱（平、鄭）

風火家人（尉）

在路上（平、尉、陳）

欲望（陳）

紅色天空（鄭）

山瘟（黎、尉、陳）

得票落點集中，三票的〈在路上〉、〈山瘟〉躍躍已有出線之勢。為讓評審的美學觀激盪出更多共鳴意見，旋即展開得票作品的討論，各評審為心目中的首選佳作拉票。

一票作品討論

複審委員閱畢全數參選作品，一致的結論是同志論題、情色熱浪退潮之後，「瘋子小說」堪稱今年文學獎崛起的新類型。鄭清文便擁護寫躁鬱症患者生活切面的〈紅色天空〉是他心目中的第一名。善良的女主角躁的時候想幫助人，鬱的時候難過得要死掉。（李黎補充：「躁的時候話說個不停，這篇小說可能就是躁的時候寫的。」）透過細節的穿插襯托，鄭清文認為作者很成功傳達出主角善良的本質和無助的處境：「她把家裡吸塵器帶去吸公司地毯，反映她的勤勞，沒有責備醫生開錯藥是她的厚道，作者把人物性格寫得很出色。」重視細節寓意的李永平有不同看法：「囉嗦、瑣碎，比如說第二、三段裝潢新公司，作者在顏色上下了工夫，但為什麼刻意經營，卻沒有足夠線索，讓人搞不清楚。」他又詰問標題〈紅色天空〉的紅色意旨，李黎給了答覆：躁鬱症病人對顏色特別敏感。她的見解是，這篇太像個案報告（case report），文字修飾不足，但至少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案例。鄭清文、李永平為小說象徵指涉意涵正面交鋒，火藥味濃厚，李永平肯定〈紅色天空〉寫作用心，但像是剪裁過的病例個案。李黎打圓場，形容「很像小紅帽迷失在都市森林裡的遭遇」，但技巧上不足以支撐成爲第一流小說。陳芳明欣賞獨白式筆法，但結尾用「小王子」意象顯得牽強。鄭清文「只有一票要盡量拉」，強調描述準確性的重要，更爲作品凸顯人的內在掙扎大聲疾呼。

陳芳明評論〈欲望〉完整，各自有外遇的兩人重返向日葵田地重聚，探討感情世界的流